

## 一顆關懷農業的不老童心——讀「放生」有感

陳永松

從都市人的觀點來看，台灣是近年才邁入高齡化社會，但農村很早就是這番景象了。這應該是自民國六十年代中期台灣開始十大建設以後，農村人口湧向工廠、湧向都市時就已註定的宿命。其所造成的衝擊就是農村逐漸凋蔽，留顧家園的老小只能守著那一方故土勉力地生活著。作家黃春明一直以來緊緊地抓住了農村的衰頹與變遷，尤其收錄在「放生」這本小說集裡所謂「老人系列」的篇章，讀來令人感覺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痛啊」。對於同樣身為農村子弟的我而言，當然也經歷了這個變遷，但我的痛覺卻是幾年前因緣際會來到宜蘭工作後，在與此地的斯土斯民有了更深切的接觸後才啟動的。我的老家原居於山城鄉下一個山窩裡半山坡上的佃農瓦屋，好聽點是獨門獨院，距離最近的鄰居也要走一公里才到對面的山窩，我小學三年級家裡才接了電力，喝水仍要自家挑山泉水，還真的有些離群索居呢！家裡就依賴「耕者有其田」政策後放領得到的幾分山田，加上「三七五減租」承租自原地主的幾分山林過活，但實在無法維持一家九口的溫飽，於是父親在他三十多歲，約略是我剛進小學時，從一個全職的農夫轉進了紡織工廠當工人，自此三班制的工作使他可以維持「半農半工」的模式，下班後的時間還繼續戍守那一畝田，在父母親日夜辛勞下，家裡有了較穩定的收入，打算離開山居歲月，搬到沒有那麼偏僻的鄉下，藉由起互助會買地建屋，在我唸國一那年告別了我童年成長的那段山中歲月。

與「放生」這本小說同名的篇章，具體而微地呈現台灣自農業社會剛邁入工業社會的縮影（「放生」發表於 1987 年）。此篇故事的主軸是老夫妻（莊阿尾和金足婆）對反貪腐、仗義執言但誤入法網即將出獄的兒子莊文昌的關愛。黃春明在台灣剛步入工業化不久的那個年代，就觀察到這些在今日看來是必然的現象，足證他這個鄉土作家之先見與人文關懷。故事發生地武荖坑溪出海口右岸的大坑罟社區如今只有 97 戶 465 人，65 歲以上加上 20 歲以下人口合佔了 52%，原是一個漁村聚落，宜蘭早期有句諺語「武荖坑大石鼓、阿兼城水查某、大坑罟臭魚脯」，就是描述早年此地牽罟捕魚產業的興盛，但承受著上游兩個工業區偶從暗管排放的廢水，此區魚源早已枯竭，傳統漁業因而沒落。小說中描述的幾家化學工廠和水泥廠，至今依然矗立著，每當我開車去南方澳拿飛魚樣本時，這突兀的景觀就諷刺的讓人聯想所謂「宜蘭好山好水」的意象，或許這廣告詞須加註「除了蘇澳、冬山的工業區外，宜蘭都是好山好水」。在故事發生的年代，宜蘭地區的水稻仍維持二期耕作，而當今早已淪為一期作了，因為種再多的水稻，收穫的價格恐怕仍不如休耕補助來得多。究因起來，黃春明曾說這是美國先援助麵粉，繼而再大量傾銷，造成台灣整個米食文化式微所致。然而這也是犧牲農業以補助工業所肇致的後果。在農業時代，全家衣食所需多寄望於自家的田園收入，然終

日辛勞所得不過溫飽，時至今日我們的收入可謂相對增加好多倍，可是用於食物上的花費可有收入的十分之一？爲什麼一把青菜或一斤米是十幾二十塊錢而不是有機蔬菜(米)的四十或六十元？因爲我們認爲那才是我們可以接受的價格，一把蔬菜或一斤米若能賺十元，農民要賣三千把蔬菜或三千斤米才有一般上班族一個月的收入。蔬菜收成可能快一些，而種稻成米那可是要花三至四個月的農忙時間。所以要讓農業有起色，農村有生機，農民有意願來耕作，就得先改變我們習以爲常的舊思維及對耕種糧食的農夫有著更多的尊重才行。「放生」描述工廠進駐後，大坑罟就看不到泥鰍、田螺、蓋斑鬥魚(書中稱三斑)、水龜仔、蛤仔等。藉由心繫兒子文昌童年時對田車仔的嚮往，老爸莊阿尾努力抓到一隻誤食農藥的田車仔(又名栗小鷺)，爲了救治這隻鳥，夫婦兩人竭盡所能，努力抓野生泥鰍仍不可得，轉而想去買菜市場的養殖泥鰍，因爲野生的魚多被農藥毒死了。

文中雖未點出位在最高階食物鏈的人類，終究無法自外於此農藥毒害的輪迴，只有提及工業化後提供的就業機會與固定收入，讓許多家庭子弟有機會唸書讀大學，面對這些環境污染與破壞也就隱忍下來，包括地方政客如鄉長如何口是心非地暗助工廠設立，鄉下人寄望一夕變天因而熱衷政治，這些場景雖再熟悉也不過，黃春明鋪陳婉轉的敘述卻令人痛到深處。他也以自身對農業的熱情以及小說家敏銳的筆觸，將農業、農村、農民的痛盡情地投射在其他的篇章。這使我想到了近代生態學先驅，1960年代寫作「寂靜的春天」的瑞秋·卡森女士，她由D D T農藥所肇致的環境與生物破壞，呼籲人們力抗不當農藥的使用，打動許多環境主義者，之後也讓更多人對環境荷爾蒙有更多的了解，而能適時援以各項立法管制使用。其實瑞秋·卡森原是海洋生物學家，她也以數本海洋自然寫作系列的作品聞名，但她並不以己身的海洋專長爲限，而將關心的觸角擴及到大環境，而黃春明老師也不以作家、導演、編劇爲限，一直以來將關心的層面紮實地放在社會尤其農村問題上，相信這也應是他時時夢吟神遊的所在。

在首段，我提了個人經歷的農業變遷，但一直到幾年前我同許多人一樣仍未感受到農業的深沉痛處。如今回想起來，童年山中的那段時光，或許是孕育了我近年逐漸將關心層面放到最底層農業問題的一顆種子，尤其自從農業儒俠「白米炸彈客楊儒門」隻身力抗W T O這個巨大怪獸後，我知道埋藏在我內心深處的呼喊已躍然而出，而我又何其有幸地來到蘭陽這個昔時農漁業皆興盛的魚米之鄉，於是我期許自己不要只做個關在象牙塔的蛋頭學者，我要回到農村去盡一個原是農村子弟該盡的一些責任，所以我開始願意爲農業、農民、農村的三農問題發聲，略盡我棉薄之力。我也希望有更多人受到黃春明老師的啓蒙與感召，他雖然已不是青春少年兄，但卻是個關心農業的老頑童。老頑童的初衷自始至終地藉由演講、寫作、戲劇傳遞下去，期待更多人受到感染而擁有這顆青春不老的赤子心，或許如此還能挽救我們漸漸消失的農業。就像支持青年農夫賴青松組成的穀東俱樂部，我們要做個與土地親近的人，因爲土地就是我們的母親，那是我們的成長之地，我們不要成爲失根失憶的浮萍，就須要關心那些支持過台灣農業發展，默默奉獻而今垂垂老矣的父執輩老農們，否則農業的未來就如同將淡水魚放入海水一

樣，不知道是「放生」呢還是「放死」！

第二名

## 『未完的鬼故事』-小說《呷鬼的來了》閱讀心得

江家豪

究竟是喜歡黃春明的文字呢？還是喜歡那筆下的宜蘭舊景？其實我自己也說不清這樣的情愫。首次接觸黃春明先生的作品，是唸高中時學校所要求的課外閱讀，當時每次段考都會出上幾題有關於小說內容的題目。爲了考試而閱讀，一開始總覺得對文字過敏，感覺像一群在眼前不停飛舞挑釁的蚊子，令人感到相當厭煩；到後來故鄉的土地、故鄉的故事在眼前緩緩舒展開來，才讓我戀上了這些跳著圓舞曲的文字。

「呷鬼的來了」一篇更是讓我印象深刻，雖然整個故事裡的時空不停在轉換讓人昏了頭，但幾個熟悉的地名總讓人感到親切。歪仔歪、大洲....這些不正是自己成長的故土嘛！隨著文字的咀嚼，熟悉的畫面在腦海中浮現，然後上演著屬於它的老故事。不管劇情的真實有幾分，那些被安排在畫面裡的人事物，總是引人入戲三分。

小說裡一群台北來的學生，尋找著說鬼故事的石虎伯，尋找著凝視白鷺鷥城的老廟公，尋找著驚喜與歡樂。然而這些歡樂，卻很可能是老人家最珍貴的回憶。二萬五的小路上，和小廟相依的翠綠山林，有一群披著白衫的鷺鷥停駐，在夕陽下燃燒成團團火球，真的看到了嗎？或者只是老廟公對於過往的深深回憶，轉換成夕陽下燃燒的惆悵？這個問題或許只有老廟公和他口中的白鷺鷥鬼知道。而石虎伯每天的生活，是守護著蘭陽溪畔的西瓜田，是擔憂著萬馬奔騰的滾滾洪水，除此之外就剩下那些以訛傳訛的鄉間故事。然而殺豬呷鬼對於石虎伯可能不只是嚇人的鬼故事，而是確實發生過的真實事件，因此在描述那些背女孩過河，劈了棺材板當柴燒的情節才會如此鮮明。但對於這一群台北來的學生，吃鬼、背棺材板過河，活脫就是虛構的鬼故事，他們可不像石虎伯一樣，深深地相信「呷鬼的」確實存在，只是爲了虛幻與新奇而聆聽。

當他們面對著相同的鬼神禁忌時，在北宜公路上的年輕人，用著幾分戲謔的態度來看待，他們玩著灑冥紙，不虔誠的玩著唸阿彌陀佛的遊戲；而老廟公面對白鷺鷥因爲鬧鬼而不見一事卻像保守著什麼秘密絕口不提，淨是充滿敬畏之意；石虎伯縱使想以鬼故事看待殺豬呷鬼的事，卻不自覺的擔憂自己成爲孤魂野鬼報復的對象而恐懼。鬼神信仰在老與少之間呈現出不同時空背景下截然不同的態度。

另一幕讓我印象深刻的畫面，是在假日的北宜公路上，擠滿從台北往宜蘭的車輛，這些是返家的遊子、是來觀光的過客。「爲什麼我們的海這麼漂亮，卻總是留不住年輕人？」電影《海角七號》裡最讓我動容的一句話，是霸道代表這句內心的無限感慨。因爲故事裡的宜蘭與我所認識的宜蘭，也都存在著這種無奈。宜蘭的好山好水，終究是留不住年輕人，正如在小說畫面中出現的幾個角色裡，

留在宜蘭這片土地的是走到人生盡頭的老廟公和死守著那片西瓜田的石虎伯，他們眼中的世界都是小小的、單調的，甚至深信著白鷺鷥鬼與呷鬼的故事。現實的宜蘭，何嘗不是這般呢？年輕人到外縣市去謀出路，到都市去過輕鬆的生活，不必再與蘭陽溪的滾滾洪水搏鬥，或許早就忘記了多雨的宜蘭，也不迷戀著夢幻國度般的白鷺鷥城。老人的原鄉故事，要與何人說呢？竟是一群對鄉下充滿新奇，因此特地從台北來的年輕小夥子。

生活總是充滿著無奈，許多過去發生的故事，只在某些人的記憶裡典藏成瑰寶，並且隨著生命的消逝而淡去，而逐漸被遺忘。老廟公什麼也沒說就離去了，他的故事乘著白鷺鷥的飛翔，越飛越遠。只留下那些關於白鷺鷥城的種種解不開的謎，此後不再有人知曉。空蕩蕩的廟埕、淹沒瓜田的濁濁溪水，這是我腦海中最後的畫面。曾經熱鬧的廟埕最終仍免不了孤寂，翠綠的瓜田最終仍敵不過洪水肆虐而顯得淒愴。會浮現這樣的畫面，或許正是對自己所在的這個臨著蘭陽溪的小村投影，我害怕這樣瞬息萬變的情景，但面對著時代變遷的潮流卻也只能默默接受。當農地蓋起豪華大農舍，假日的羅東水洩不通，有多少的故事又悄悄上演著。

在文字底下藏著的是悲憫與同情，藉著一群年輕小夥子尋找的鬼故事，烘托出這塊土地漸失活力的憂傷。然而故事裡卻沒人發現這樣的改變，他們只是每日各自忙碌著，守護一塊屬於自己的小小領土而已。故事裡故事外的我，總是想要做些什麼，讓結局不一樣。好想讓老廟公好好把白鷺鷥城的鬼故事詳述一遍；好想讓石虎伯不必擔心滔滔洪水淹沒西瓜田；好想讓年輕一輩的人留下來為故鄉奉獻；好想讓這片土地再次充滿生氣。但最後只能在文末留下輕聲嘆息，任著呷鬼的殺豬炎的身影舞動，留下無限想像。就如同那群年輕人一般，在心靈的一小角，偷偷藏著一個未完的鬼故事。

## 永遠的玩偶

謝國基

往事糝雜，記憶堆疊，我漸漸了解生命在某個時空有必要，帶著些許的無奈轉變。第一次閱讀黃春明先生的鄉土文學作品，就在遠離異鄉的大學講堂上，情節鋪延成宜蘭家鄉的悠悠情愁，昔時舊事就像滔滔江水找不到句點停歇。

那本《兒子的大玩偶》在我手裡翻覽數次，封頁有些微的鬆脫。若是撕裂，鐵定努力去拼湊。市井小人物坤樹在那個悲歌的年代為家庭經濟而辛苦奔走，有如我父者，在我醞釀著每一階段蛻變前卻缺席了，在浸染溫暖童年的湖灣裡人子尋不到泊岸。

父返家，帶來各地的零嘴和玩具，總以為能平添我童年時的枯索與孤寂。那些歡樂的時光其實早在我指縫間流失，成了無以彌補的陷落。適值我渴慕成熟的時刻，亟需親情陪伴度過成長的險峻岫谷，銘刻聚散，默默地雕琢了我堅毅的性格。或許，是每個家庭對於長子所賦予的使命，學著獨立，學著承擔一切，勇於面對那個人情世故的喧囂。小說中的阿龍遺忘了父者原有的慈愛，卻從丑角妝扮獲得了一種依託，一張能逗開笑靨微渦的面具，型塑成孩子心中的玩偶。當坤樹回到真實的自我那刻，卻無法拋卻虛偽的現實，殘忍的宿命，就算坤樹極力想拼貼回到原來的自己，也喚不回阿龍的親情回應。

憂愁是成長的必需。奔波在外的父，又如何知道？而受百般呵護成長的孩子，又怎能了解父者的辛勞？透過丑角妝扮為了父與子的親情而穿針引線，親情暖流遞嬗著微妙的關係，在亙古綿長的時光川流中，我不禁揣想著父與子的那道清楚的隔閡是否仍在擴張著，那麼這場永無止境的折難成了不折不扣的怨對。

於今細想來，父送我的第一份生日禮物、一雙甫上市的昂貴直排輪、一台機車、一台電腦……竟是一段段無法言訴的父子之間的獨白，我總是怔忡了半晌，默默收下。彼此的距離，恁般遙遠。坤樹總以為生活的苦澀有了新的滋潤，未料卻深陷在生存與自我尊嚴護持間的擺盪，令人不免為這些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發出不平之鳴，窒人鼻息的哀愁，更加重了馱負的背囊。在黃春明文學版圖搜索著，總能挖探出小說裡沉潛在生命中最底層的渴盼。孩子眼底的大玩偶，大玩偶是父者，而父者是受盡世人嘲諷訕笑的廣告活看板。

十七歲的我，應勇於闖越那個尷尬的青春堡壘，堅毅原本軟弱心靈的時刻。於此，在我所認知的文字世界裡，屬於情感摹寫的詞彙對我而言，愈加疏陌與乖隔。父幾次因哮喘發作躺在醫院病榻，欲語還止的問候又旋即哽回喉嚨，似瘖啞者發著不熟悉的聲響。

有人說父與子的關係，猶如使勁拔河，誰也不讓著誰，也沒人先開口先俯首甘拜下風。坤樹表現了人父得不到孩子的認同，而顧不得守護卑弱的自我之窘境，小說的扣人心弦至高潮處於焉展開。

我們渴求自禁錮的生命繭蛹中掙脫，而小說筆下的人物樣貌，真實揭露了顛躓不順遂的遭遇，往往繹起一段段在城市邊緣求生存的舊事，引人深思。卻也觸發了生命裡某段不可觸碰的境地。

再者，總喜愛嗅聞黃春明先生小說的時空內，依稀猶見的街道巷景、田間埂徑、諸多聲音、鄉間步調等，用以聊慰思鄉的讀者，召喚出感人肺腑的戲碼。內心與現實世界的衝擊與扞格，激起背負而無可奈何的蒼涼。「面具」底下的坦然真性情，隨著故事曲折而適時宣洩，用悲涼的歲月醱發成一罈老酒，任其香醇濃烈，那種滋味終將在讀者心中留下。讀黃春明的故事，猶如看自己成長的點滴，字裡行間肯定著人因奮鬥而存在的價值，土地與社會脈動的聯繫。

父者，是孩子永遠的玩偶，一個不善於言語的玩偶。有天孩子也會長成大人，明瞭在那多苦的年月，為人父母的劬勞，為家庭生計而勞碌，呵護甜蜜話語在身畔鳴響著。當關懷社會的溫情流竄到每個角落時，面對苦難，不再有任何疑懼；面對自我，人更能明智抉擇！面對親情，不再受怕失去與疏離。